

加快浅内陆地区经济 发展势在必行

邓水兰

“六五”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东部地区通过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在经济上获得迅速发展,西部地区也积极通过“沿边开放”、“资源开放”战略来谋求发展,使我国中部浅内陆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部浅内陆地区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不但关系着浅内陆地区地位和作用的发挥,而且关系全国区域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社会的稳定。

一、浅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

所谓浅内陆地区是指由临近沿海位于渤海湾至北部湾连线之内且与我国经济增长源的新兴工业沿海省毗邻或通江达海的省份组成的区域,也就是由我国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五省组成的区域。这个浅内陆地区位于长江、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是政治中心地区。客观上存在着自然经济条件相似性,社会经济上互为依存的地域关联性。浅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对于实现我国各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经济发展目标,对于促进东南沿海“起飞”效应北上西移起着重要作用。

(一)得“浅”独厚的区位优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地理区位优势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来看,要实现经济高速增

长,除要拥有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内在冲动力外,同时还应有有利的交通优势和接近市场的区位优势,并可利用上述优势获取廉价资源,占领市场,获取经济增长的外部支持力。浅内陆地区是长江、黄河两大地带的结合部,这一优势的地理位置使浅内陆地区成为联系全国东南西北、沟通各地商品和要素流通的枢纽和桥梁,与东部、西部地区相比较,浅内陆地区既靠近原料市场,又接近消费市场,正可以在全方位、多要素流动中发挥桥梁作用,推动东中西部资源大结合、大流动,形成全国资源大流动格局。

(二)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浅内陆地区的经济优势主要表现为:

1. 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本区位于温暖带、亚热带气候区,高温与多雨同季,对多种农作物生长十分有利。所以,国家重点投资的商品粮基地和棉花基地在浅内陆地区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frac{1}{3}$ 和 $\frac{1}{2}$ 。全区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 $\frac{1}{5}$ 左右,但养活了全国 $\frac{1}{4}$ 的人口,且每年仅净调出粮食一项约占全国净调出量的一半以上。棉花、油料、茶叶、烟叶和生猪、淡水产品均占全国总产量的 $\frac{1}{3}$ 左右,麻占 $\frac{1}{2}$ 。

2. 是我国自然资源密集区之一。该区矿产资源品种多样,类型齐全,其中铜、铝土、硫铁、钨、锑、铅、磷石等储量及产量均名列全国前列,是我国矿产资源配套程度较高的区域;区域内水资源丰富,黄河、淮河、长

江及汉江、湘江、赣江等支流流经本区，可开发的水能装机占全国的14%，在建的三峡工程年发电量可达847亿度，居世界之冠。为目前我国水电年发电量的一半；淡水资源占全国1/3。区内自然风光秀丽，风景名胜、人文景观、文明古迹遍布各地，举世闻名的有长江、黄河、庐山、井冈山、嵩山、衡山、九华山、洞庭湖、鄱阳湖、洪湖、巢湖等名山大川以及神农架、张家界等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尤为丰富，是我国重要的旅游风景区和游览胜地。

3. 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浅内陆地区曾经是我国近代工业发祥地和重要基地之一。1949年后，经过40年建设，尤其是“大小三线”建设为该地区的工业奠定了良好基础，成为本区国民经济的主体，形成了钢材、有色金属、机械、汽车、化工、建材、轻纺等支柱产业。

4. 是我国重要的教育、科研基地。教育、科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在某些领域内已超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作用，未来社会中，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所掌握技术的进步程度。浅内陆地区是我国科技力量集中的地区之一，科技人员就占全国的20%，各类高等院校占全国的20.37%，并建有一大批各级各类科研机构。

5. 是我国交通运输网密度较高的区域。浅内陆地区的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各种运输方式全面发展，交通网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已形成了在全国统一运网中起着骨干作用的运输主干线。铁路有四横四纵干线主骨架；由淮河、长江及汉江、湘江、赣江等主要支流形成了内河骨干航道网，长江主航道港口众多，可通江达海；经本区国道多达19条；本区省份城市飞往沿海、港澳及东南亚的航线早已开通。

6. 浅内陆地区将成为全国信息网的重要枢纽之一。经由浅内陆地区的京广及沪汉

渝、杭福光缆通信线路已经或即将建成。

总之，浅内陆地区已具备了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因此，在寻找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中，不能单纯地指望别人的扯动与扩散，而重要的是立足于自己的增长点。当然，也不能把眼光仅局限在自己所辖的区域，不能甘居“二传手”的地位，而应加速自我经济的增长，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地位。

二、浅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

浅内陆地区不仅具有二传手的区位优势和平等竞争的经济优势，而且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如何发挥优势，把握住机遇，事关浅内陆地区的前途与命运。

(一) 改革开放的推进，为浅内陆地区经济加速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机遇。1993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是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范围最广、跨度最大的一次改革，这次改革的诸方面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与国际惯例、国际经济、国际市场接轨，从而从内部构造一个与国际市场要求相同的内部机制，从外构造一个国际市场要求相同的外部环境，使得国内经济主体与国际的经济主体在体制上有着相同的机制和环境。此外，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步伐加快，生产资料市场迅速发展，价格体系特别是资源、能源及原材料价格的迅速放开，给资源丰富的浅内陆地区带来巨大发展契机。

(二) 长江开放开发战略的加快实施给浅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随着长江水道的开放，把浅内陆地区推到了开放的前沿，使该地区进入国际市场的距离大大缩短，与世界经济直接联系将加强，有助于该地区发展直接的进出口贸易和积极吸引外资。其次，沿江开放将使浅内陆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的双向联系加强。随着

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 国家产业政策从原有的地区倾斜变为产业倾斜, 区域之间公平竞争的格局形成, 必然导致区域产业优化, 形成更合理的区际分工。沿海地区直接出口的加工企业迅速发展, 资源利用的效率进一步提高, 浅内陆地区的资源优势、农业优势将继续得到发挥并将从与沿海省市的公平交易中得到发展, 区际间互利、互补交流扩大。此外, 浅内陆地区属于长江中游的就有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四省。即这四省都纳入全国长江开发战略计划, 在发展中, 长江协作体系将逐渐形成省际交流扩大, 有助于这四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来发展经济。

(三) 京九铁路建成带给浅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机遇, 举世瞩目的京九铁路是我国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 对促进我国东部和中部交通不发达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京九铁路沿线将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带, 为浅内陆地区和海外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商业贸易机会和投资机会。同时, 浅内陆地区有了京九铁路强大运输能力的支持将走向交通发达、开放活跃、置身于全国大市、经济发展的诱人前景已展现在眼前。京九铁路的开通为浅内陆地区通往世界, 特别是通往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陆上通道。

(四) 梯度推移发展战略的机遇。随着 90 年代末期区域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由平衡发展向倾斜发展的转移, 按东、中、西三大地带顺序展开经济布局的梯度推移战略, 即国家在区域结构调整中因势利导, 充分利用各地区梯度差的经济优势, 按东、中、西顺序安排投资重点和建设项目。这种梯度转移战略无疑对置身于中部地区的浅内陆地区带来巨大的发展契机。总的来说, 浅内陆地区正处在一个发展的有利地位, 面临着加快发展的极好时机。当然, 也要清醒地看到, 机遇始终与挑战并存, 希望始终与压力同在。浅

内陆地区同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三、浅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严重挑战

(一) 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的挑战。90 年代世界经济竞争呈咄咄逼人之势,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加快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 加快国民信息化、高技术化, 依托领先的科技水平和丰富的人才, 保持世界领先的经济地位; 日本、德国奋起直追, 在许多领域超过了美国; 韩国以日本之道赶超日本; 继“四小龙”经济起飞之后东南亚一些国家又进入快车道。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谁在产业高级化上领先一步, 谁就在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是一个“空间贬值”、“时间升值”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要紧紧地依靠着国际市场, 其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商业能力最终要接受世界统一市场的检验与挑选。在这种态势下, 越是把自己放在全球参照系中去作比较, 就越感到一种挑战与危机。

(二) 国内整体经济格局错位的挑战。浅内陆地区五省和东南沿海地区五省地理位置相连, 面积人口大体相当。浅内陆地区虽无临海之便, 但有长江航运之利, 水陆交通较发达。70 年代末, 浅内陆五省与东南沿海五省仅是略逊一筹而已,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 我国实施沿海发展战略, 东部、南部沿海省市区的经济呈现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 而中部尤其中部浅内陆五省的经济, 在我国整个经济格局的位次呈现不断后移之势。浅内陆五省 1994 年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总投资 (1993) 在全国所占份额分别为 18.42%、15.87% 和 14.94%, 低于本地区人口在全国所占份额 7.5~11 个百分点。这三个指标的人均水平都不到全国人均数的 72%。浅内陆五省与东南沿海新兴工业省的五省相比, 差距更是惊人。1994 年东南沿海五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投资 (1993)、人均工业产

值分别是浅内陆五省的 2.1 倍、2.6 倍和 6.5 倍，表明浅内陆地区与沿海差距日益扩大。199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浅内陆地区等于沿海地区的 61%，到 1994 年便降为 48%，仅 4 年时间，差距拉大了 13 个百分点。按此趋势到 200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浅内陆地区可能仅为沿海的 1/3。不仅如此，近几年深内陆地区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五省实施沿边战略、沿边贸易及横跨欧亚大陆桥的贯通，给深内陆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经济也出现快速发展势头，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浅内陆地区几乎相等（分别为 2658 元与 2650 元），这表明深内陆地区与浅内陆地区差距缩小在近几年更为突出，按此趋势，到 200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深内陆地区可能要超过浅内陆地区。就西部地区来说，由于国家给少数民族地区优惠政策在不断增多，西部地区也可能追上浅内陆地区。浅内陆地区正处于咄咄逼人的态势，导致这种错位态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

1. 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是差距错位的根本原因。中央早就有鼓励沿海地区开放的各种特殊优惠政策，近年来对西部地区也网开一面，唯独给浅内陆地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微乎其微。十多年来，浅内陆地区几乎成了国家实行倾斜政策的空白点。

2. 东部沿海地区拥有浅内陆地区不可比拟的区位优势。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优势是能进能出，进出十分便利。往外，他们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自古以来经济贸易联系密切，诸如，辽宁与日本、山东与韩国、福建与台湾、广东与港澳、上海与欧美及东南亚等；往内，他们有内地 7 亿多人口的广阔市场。这些优越的条件是浅内陆地区无法替代的。另外遍布世界资金充裕的华人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他们投放在我国的资金相当于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 70% 以上，而

这些华人及其后裔都与沿海省市或多或少有某种联系。

3. 累聚效应使差距加速扩大。中央政策的倾斜和良好的地域条件使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驶入快车道，并形成我国经济要素的引力中心，过去十多年里，浅内陆地区及整个内陆地区资金、人才、技术出现了几次大规模东流浪潮，初步估算，每年至少有 5000 多万内地民工到东部沿海地区常年打工经商，至少有 100 多万专业人才离开故土，扎根沿海，至少有 2000 多亿元资金的净流出。

4. 浅内陆地区开放意识不强，开放程度较低。回想十多年前，正当国家宣传建立起一批经济特区，后来又相继开放一批沿海城市的时候，浅内陆地区没有及时把握机遇，采取以“开”对“开”的战略，而是徘徊观望，有些省市甚至还试图筑起人为的屏障，阻挡来自沿海开放区的冲击和影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以 1988—1994 年吸引外商投资实际金额的情况为例，在全国各省市利用外资总额 815.66 亿美元中，东南沿海五省占 62%，而浅内陆五省占 5.5%。基于这些原因，浅内陆地区的当务之急是必须见微知著，洞烛先机，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开辟未来，实现腾飞。

四、加快浅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措施

综合浅内陆地区的区情特征、体制背景、综合国力及世界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浅内陆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总体战略措施应是“一个转变、二元互换、三位一体”的动力机制。

“一个转变”就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思想，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反映的是社会产品总量和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方式。它有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基本类型。与粗放型相对应的集约型相

反,即增长主要不是靠资源投入量或靠扩大生产规模推动经济增长,而是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在人力资源利用上不断提高生产率,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物质资源利用上不断降低物耗水平,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在财力资源利用上不断提高投资收益率和资金利用效果。而从总体上看,浅内陆地区长期以来所采取的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因此,适时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浅内陆地区而言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二元互换”就是以市场和资源换取国内外的资金和技术,使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积极稳妥地加快各类资源开发与再开发。影响浅内陆地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资金和技术,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办法就是要充分发挥浅内陆地区巨大市场潜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两大优势,并以此为资本或筹码去换取东部地区、特别是国外的各类资金或技术,从而达到变潜在优势为现实优势的功效。

“三位一体”就是要努力实现中央政府扶持、东部地区支援和浅内陆地区自力更生三方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完善浅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 政府支持就是要加大政策倾斜,缩小区域政策的梯度差,增强浅内陆地区的发展后劲和对外竞争能力

1. 采取大动作,鼓励和推进浅内陆地区的全面开发。一是允许浅内陆地区建立地区开发银行,并赋予其一定的信贷、利率浮动、融资政策和经营操作的自主权,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化管理和运营机制,对国内外政府、金融中介机构和其他组织、个人全面开放;二是允许在浅内陆地区设立证券交易所,并在浅内陆地区各中心城市建立分支机构,接受国内外各种证券的交易、咨询、公证和委托业务;三是适当放宽浅内陆的进口限制。

2. 采取点轴结合、适当向浅内陆地区倾

斜资金、技术、物资与人力资源;适当增加国家对浅内陆地区的人、财、物投入。同时,引导东部地区将资金、技术投入浅内陆地区,联合开发资源,利益共享。

3. 将财政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制度法律化,逐步增加对浅内陆地区的财政支持。财政返还和转移支付作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低收入阶层与公众提供无偿支出的一种制度,应该逐步实现法律化。

4. 国家投资政策由过去的地区倾斜调整为产业倾斜,加大对浅内陆地区资源开发的力度。为此,国家应加大对浅内陆地区矿产资源勘探力度,优先在浅内陆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建设项目。

5. 理顺资源性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增强浅内陆地区的自我积累能力。

(二) 加强东部地区对浅内陆地区的支援。

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新的经济体制条件下支援与合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当然,主体形式是“互利互惠”式的,而且应该在东浅双方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总原则下,更多地提倡和鼓励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自愿组合。

(三) 加快浅内陆地区经济发展。

除了国家和东部地区的支持和帮助外,关键要靠浅内陆地区本身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要立足于自己,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实现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1. 浅内陆地区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浅内陆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并不完全在于地域上的限制,关键还在于缺乏应有的改革体制的胆识、勇气和商品经济观念,思想观念的束缚是体制改革最大的束缚。对外开放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开放,传统的思想观念对浅内陆经济的阻碍甚至比资金、人才的短缺还严重。加快体制的改革就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为此,必须以解放思想

为先导,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为保证,以调整所有制结构为手段,以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为动力,以增强企业活力为基础,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争取改革的先发效益。

2. 继续加强农业、教育、基础设施及基础工业的发展,做到“四业优先”:一是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全面发展浅内陆地区农村经济,当然要根据浅内陆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和特点,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下,着力对丰富的农业资源进行多层次、多形式地综合开发,逐步建立起商品化、立体化、节水型和优质、高产、高效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二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强化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不仅是加快浅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发展浅内陆地区的教育事业,同样应该走多渠道、多形式办学的路子,力求使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及技能培训教育等同步发展和全面繁荣;三是适度超前发展交通、邮电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是制约浅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素,没有畅通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缺乏充裕的淡水供给,就意味着投资、生产、生活环境的不完善,从而也就根本谈不上区域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因此应适度超前建设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为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开发战略奠定物质基础;四是进一步发挥浅内陆地区的能矿资源优势,加快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建设好一批全国性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缓解浅内陆地区以至全国能源和重要原材料供需矛盾,促进区域及全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协调,增强本区域及全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3.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培育新的增长点。从沿海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经验来看,浅内陆地区农村乡镇企业发展严重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和整个区

域经济的腾飞。因而,必须继续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繁荣农村经济的战略重点,发挥其在农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但要把发展乡镇企业与建设小城镇结合起来,克服过去布局高度分散所带来的基础设施不配套、信息不灵、交通不便、生产成本高、占地多、环境污染难治理等问题,实现规模效益,使乡镇企业的发展跃上新台阶。

4. 加强全方位的联合协作,变各省区的某些或单个产业优势为区域整体优势。浅内陆各省空间上毗连一片,自然经济条件相似,面对东西包围南北夹击的竞争压力和挑战,区内各省应加强联合协作,共同开发优势资源,共同建设对外通道和其他基础设施。只有联合起来,抛弃各自为政、互为对手、以邻为壑的意识,跳出一省一市的短利和小利的圈子,变各省区的某些或某个产业优势为区域整体优势,发展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区域市场,才能增强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5. 发挥沿江(河)、沿路的区位优势,适时拓展生产力布局以及把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此外,要利用本地区科技力量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并以此来改造传统产业。

6. 对老工业基地和三线企业要加大改革的力度,也就是要对这些大、中型企业加大改制、改造、改组的步伐,积极发挥三线企业的潜能,使它们重新焕发出活力。

7. 进一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浅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人口增长却相对较快。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不能支持经济的较快增长,而且还会进一步削弱经济增长的能力。为此,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以减缓人口的压力,努力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责任编辑:杨宗传)